

亚伯拉罕的献祭

THE DEAD
DETECTIVE

(美) 威廉·赫弗南 著 王爱英 丁占罡 译

William Heffernan

亚

THE DEAD
DETECTIVE

(美) 威廉·赫弗南 著 王爱英 丁占罡 译

William Heffernan

图字：01-2011-28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伯拉罕的献祭 / （美）赫弗南著；王爱英，丁占罡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43-3889-8

I. ①亚… II. ①赫… ②王… ③丁…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9850号

THE DEAD DETECTIVE By WILLIAM HEFFERNAN

Copyright: © 2010 BY WILLIAM HEFFERN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KASHIC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Modern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亚伯拉罕的献祭

- 作 者 [美] 威廉·赫弗南
译 者 王爱英 丁占罡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89-8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书献给卡瑞娜、谢丽尔、爱丽莎、泰勒、麦克斯和派克，这些永远给我支持的年轻人。我爱你们。

本书对皮内拉斯县警察局及塔彭斯普林斯市警察局恣意自由的描述，是出于制造某种戏剧效果的需要，绝无谴责任何一个警察机关或其负责人之意。

序

伴随着强劲的音乐节拍，舞台上旋转的镜面球把片片动感闪烁的灯光洒向房间，这似乎更凸显了舞女身上淡淡的一层汗水。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年轻、轻盈、身材火辣，身穿一件极其暴露的丁字裤和一件小得几乎遮不住乳晕的比基尼上装。然而她台上的舞蹈动作丝毫不能撩动台下观众的情欲，她身上的汗水源自舞台灯光散发的热量而不是任何投入的表演。

达琳·贝克特仔细看着那个女人，并试图想出一个词来形容她的表演。她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梦游”这个词。她希望自己能走上舞台，把那个女人推到一边，教她如何撩拨坐在下面抬头看着她的那些男人们的情欲，教她如何扭动身体，如何微微努起双唇，如何眼波流转发出邀请，如何利用所有这一切，直至他们欲火难耐，悄悄地把手伸向自己的私处。

达琳这样想着，嘴角掠过一丝笑容。但是她当然不能那么做，因为媒体将斥责她的任何过失，正在等待机会打压她的法庭将紧随其后。她应该佩戴脚踝监视器，但她已经能够把它摘掉，

这不再是个问题。她被判软禁不到一个月，就与她的缓刑监督官上了床，为此，他答应在两个条件下帮她摘掉监视器：第一，她要一直穿宽松的长裤予以遮掩；第二，她要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样一旦有人问及此事，她可以声称监视器刚刚掉下来。她又是微微一笑，从一开始她就对第二个条件置之不理。监视器就放在她卧室的梳妆台上，不仅关闭了，而且将一直放在那里。对法庭和缓刑部门来说，她待在家里，而且还躺在床上睡着了。

“你好，美女。”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达琳转身一看，原来是那位几乎整个晚上都在盯着自己的男人。其实她也一直在想他何时才能鼓起勇气来接近她，她甚至还向其中一个舞女打听他，以确信他不一个人见人厌的家伙。他看上去非常年轻，又高又瘦，相当英俊，戴着一顶牛仔帽，穿着一双西部风格的靴子，牛仔裤上束着一条宽腰带，上面有个很大的银色搭扣。附近县里四散分布着许多马场，但他身上没有那种挥之不去的马味。一定是个经常光顾酒吧的牛仔，她想。

“你好。”她说道，心想除了装束这人很有魅力。

“我叫克林特。你呢？”他问。

“你认为我是谁呢？”

“几个月前总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个女士。”

“你很善于记住面孔，克林特。我叫达琳，如果你忘了我的名字的话。”

“我没忘。”他露出开心的笑容，洁白的牙齿一览无余，“只不过我从未想到我会有机会认识你。”

达琳让自己的眼里闪出亮光，嘴角浮出微笑，“那现在你有机会了。”

他悠长地、慢慢地冲她点点头。“你喜欢这个地方？”他抬起下巴指着房间。

“我喜欢看舞女。”达琳说，“当然是跳得好的。”她的目光回到舞台上的那个女人身上，微微地摇了摇头，让他知道这位舞女她可不喜欢。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克林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喜欢闻起来性感的地方。”

达琳慢慢地轻吸一口长气，把混合着陈腐的酒水、香烟和汗水的气味吸进肺里。“嗯，确实是。”她说道。

那个牛仔靠近她，“想出去兜会儿风吗？不管你正喝着什么我都可以带上，也许我们可以开车去海滩。怎么样？”

达琳的手开始颤抖。她伸手紧紧攥住手包以掩饰微微流露出来的恐惧，然后长吸一口气，用深绿色的眼睛勾住他。“那会很棒吧。”说完，她微微一笑，那笑容在旋转的灯光下非常迷离。

克林特靠得更近了，“达琳，亲爱的，我向你保证，那将会非常、非常棒。”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中部女子监狱的前门外，哈利·道尔坐在自己的车里，除了偶尔抬起一只手把烟送到唇边外几乎一动不动。他看起来好像在盯着前方的白色砖楼寻找瑕疵似的。主楼狭长、低矮，随意向四周延伸着，一组小一些的楼房坐落在主楼的一侧。这些建筑被十八英尺高的连接在一起的篱笆所环绕，篱笆有两道，中间是二十英尺宽的无人区，每道篱笆上方又有三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在佛罗里达明亮的阳光下，铁丝网的边缘闪闪发光。当然，就像越狱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监狱一样，这里也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成功翻过篱笆的人都会获得带刺铁丝网的馈赠，留下极易被警犬跟踪的血迹。

哈利把车停在路边，放眼望去。监狱坐落在佛罗里达中部的一片荒野之中，四周全是长满茂密灌木丛的土地和沼泽地。这是一片难以穿越的领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一个狩猎监督官曾告诉他，任何一个徒步穿越佛罗里达荒野的人每行进一英里遇到的毒蛇不会少于一百条。尽管大多数的毒蛇会试图让路，但迟

早你会遇到一条不能或不肯让路的毒蛇。深一些的沼泽地里还有数不清的鳄鱼，干燥开阔的地方有蝎子和火蚁，树林茂密的地方会有许多种令人不敢徒手面对的动物，甚至偶尔还会有佛罗里达黑豹、黑熊或野猪在那里出没。

哈利长长地吸了一口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然后在一个烟灰快要溢出的烟灰缸里把烟头捻灭。这是他到这儿之后的第四支香烟了。五年前他戒了烟，可从那以后他在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抽烟。

当他再次望向监狱时，注意到站在大门内的两个看守正盯着他。几分钟后，门开了，其中的一个看守缓慢地朝着哈利的车走过来。这是个高个子，瘦骨嶙峋，大鼻子，嘴唇又薄又紧。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走起路来有点僵硬，好像被紧紧捆住后准备反抗似的。他的手按在枪套里的格洛克式自动手枪的枪托上。正是这种有点借此恫吓对方的架势让哈利差点儿笑出来。

哈利放下驾驶座旁边的窗户。那个看守止住脚步，眼睛扫视着汽车内部，最后目光落到警用对讲机上。

“你是警察？”看守问。

哈利举起他的盾形警徽和证件，看守弯下腰凑过来查看。

“皮内拉斯县，”他说着，微微咧嘴一笑，“这玩意儿在荒郊野外没多大用。”看守脸上带着傻笑和一丝不相称的傲慢，这令哈利讨厌。哈利身高六英尺一英寸，身材相当魁梧，肌肉发达，动起手来会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可人们常常误判他。他只有三十一岁，但他粗犷的面孔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褐色的

波浪形卷发和柔和的绿眼睛令他显得几近温顺。然而他一开口讲话，这种误判通常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猜你没有听见我说话。”看守厉声说。他移动一下重心，握紧枪托，显然被哈利毫无反应的行为激怒了，“我说过了，在这儿，皮内拉斯县没多大用。”

哈利看了一眼那个人的名牌。上面写着“L. 博顿斯”。“‘L’代表什么？”他问道。

看守迟疑着，不确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会让他失去对局势的掌控。最后他做出了让步。“莱罗伊。”他说道，后两个字读得很重。

哈利点点头，然后用一种缓慢、轻柔、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那么，莱罗伊，如果我从车里出来，夺过你一直玩着的手枪，然后从你这个浑蛋头上八英寸高的地方把它甩出去，你觉得这有多大用呢？”

莱罗伊目瞪口呆，脸色灰白。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等……等……他妈的一……一会儿。”

“不，是你等会儿，莱罗伊。然后调转你的瘦屁股回去工作。我给你看了我的警徽，那已经足够了。所以，滚开！快他妈的给我滚开！”

“那……那……你也滚开！”莱罗伊怒气冲冲地说。他迟疑了一下，寻思着该怎么办。随后他又骂了哈利一句，迅速转身，向大门走去。

哈利看着他走远。莱罗伊一开始看起来有点泄气，但他随后

板起后背，昂起头，又加大步伐。这有些虚张声势，哈利觉得这不过是做给那个依旧从门内向外观望的看守看的。

十分钟后另一个人出现在门口。他高高的个子，略微超重，凸出的肚子悬在腰带上面，衬衫领口上佩戴着条形警官领章。他叫沃尔特·李·霍林斯，哈利与他相识十多年了。

“你好吗？哈利。”他走近车窗时招呼道。

“我很好，沃尔特·李，你呢？”

“还过得去。不必容忍像莱罗伊那样的浑蛋时会好一些。他刁难你了？”

“他存心找麻烦，我刚好没心情奉陪。”

“他不该那样，尤其是你给他看过警徽后。你给他看了证件，对吗？”

哈利点点头，“他用警用对讲机问了我，我就给他看了。”

“我想也是嘛。不管怎样，他正在大吵大闹地发牢骚呢。”

“对你？”

“噢，不是，他不敢。他正跟警监嚷嚷呢。警监是新来的，比较年轻，几乎跟莱罗伊一样蠢。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回头有人会找你说这事。”

哈利再一次点点头，“谢谢你，沃尔特·李。”

“噢，也许你正想问吧，你妈妈仍然在里面，依然健康。假如你改变主意想见她的话，我可以特别安排，绝对是悄悄的。”

哈利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沃尔特·李轻轻拍了一下车顶，径直回监狱去了。

哈利看着他走了以后，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周围的风景上。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么多年来这里几乎没有变化。他每年来这儿一次，总是在他弟弟吉米被谋杀的祭日这一天来。这么多次了，他从未去看过他母亲。他只是看一看囚禁她的地方。这个行程是必需的，也只有他能够完成，因为他还活着而吉米却没有。回家的路上他会在吉米的墓旁停下来，告诉吉米他们的母亲还在狱中。

“我会确保她待在那里，吉米。”他年年都会向吉米保证，“我会确保她到死都待在那里。”

哈利·桑托斯和他的弟弟吉米死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佛罗里达州一个又热又潮的早晨。两个男孩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在他们死去的那个早晨，他们坐在家里的厨房里等着妈妈过来与他们一起吃早饭。吉米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的开心果。隔壁邻居有个三岁的小孩，在后院玩耍时会日复一日地唱同一支歌。此时，吉米正在模仿那个小孩唱着歌。那是一首关于一只蜘蛛和一支喷水嘴的简单、稚气的歌，但是吉米的手势和表情把那个三岁的小孩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哥哥哈利发出阵阵笑声。厨房对面，他们的妈妈露西微笑着看着他们的滑稽动作，然后转过身背对着他们把四片安眠药碾成粉末。她把粉末分成两等份，放进两杯新榨的橙汁里，然后把杯子端上餐桌。二十分钟后，两个男孩失去知觉，露西把他们拖进车库，并排放在地上，紧挨着她用了五年的雪佛兰车的排气管。当两个男孩昏睡时，她仔细地把他们

的手交叉在胸前，把银色的小十字架放在他们的额头上，用手巾蒙上他们的眼睛，然后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望着自己创作的景象。慢慢地，她眼中流露出喜悦之情，她转身快步走向汽车，打开驾驶座旁的车门，坐进去发动了引擎。做完这一切后，她随手关上车库门，返回房间。她拿来折叠的毛巾塞在门底，以封堵住汽车排出的尾气，然后笑了笑，拿起她的《圣经》，步行两个短街区，去了她每个星期天都去的福音教会教堂。在那里，她拜倒在圣坛前的地板上，就在一块巨大的描绘着三个十字架、象征基督受难之地的彩绘玻璃窗下面，她祈求上帝把她的儿子们送入天堂的静谧之中。

在露西祈祷的同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从她的房前走过。他听到车库里汽车发动着，便警觉起来。他敲敲前门没有得到回应，急忙回家拨打了911。几分钟后两个巡警来到现场，他们强行进入车库，发现哈利和吉米跟他们的妈妈离开时一样躺在那里，他们赶紧把两个孩子抬到外面。他们都停止了呼吸，也都没了心跳。两个巡警呼叫紧急救护支援后立即开始对他们实施心肺复苏。哈利——由于年龄大些，个儿头也比实际年龄高大——在急救医士赶到之前就被救活了。而吉米又小又矮，再加上很虚弱，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露西·桑托斯从教堂一回到家，就被以谋杀儿子吉米和蓄意谋杀儿子哈利未遂的指控而被捕。在讯问中，她承认给两个孩子下了药，并把他们放在她的汽车旁边的地板上，发动了引擎。她告诉拘捕她的警官说，她这样做是确保她的儿子们能在天堂等着

她。当被问及缘由时，她说六月四日是她三十三岁的生日，好像仅此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该案法庭指定律师所聘请的一位精神病医生推理说，露西，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在他三十三岁生日之后不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埋葬的，埋葬三天后又死而复活并升入天堂。他说露西相信上帝选中她走同样的路，而她不想遗弃儿子们，把他们丢给陌生人照管。

正准备将来竞选州长一职的州检察官告诉媒体，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宣布他将争取判处露西死刑，而且要让十岁的哈利作证，证明其母亲在谋杀他们之前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内神智都一直十分清醒。哈利，由于受到佛罗里达州官方的监护，立刻成为媒体的宠儿。记者们像野餐时的海鸥一样猛扑下来，轻而易举地操纵这个孩子说出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话语。几个儿童福利工作者试图加以阻止，但被州检察官推向一旁，因为他坚持认为哈利是在他所在政府部门的监护之下。由于这扇门敞开着，媒体得到了它们想要的新闻，同时也让这位州检察官得到了他恰好想要的东西。《圣彼得斯堡时报》的头条新闻便是：十岁儿童欲置妈妈于死囚之中；而《坦帕论坛报》发出的声音是：哈利称杀手妈妈必须去死。

最初的一连串骇人的引述和评论过后，这个故事就从报刊的头版位置转移到了后面的版面。在随后的一年里，直到准备开庭审理之前，该案件已经相对平静下来。到那时为止，被州检察官严密控制的精神病学的证据已经开始形成。该证据表明露西·桑

托斯患有精神病。在开庭审理的前两天，州检察官把哈利带在身边召开记者招待会。在那里，在媒体的包围下，他宣布辩诉交易已经达成，露西将被送入监狱度过余生。当十岁的哈利被问及对此决定以及不必为母亲作反证有何感想时，这个被检方精心辅导过的年幼的孩子，用非常迷失、非常空虚的目光看着记者，声称他已做好作证准备。然后他停顿一下，完全脱开了为他准备好的台词，说道：“我就是要确保我妈妈永不出狱。”

哈利的母亲被判刑三周后，他所在县的有关部门对他的长期寄养做出了安排。寄养家庭的姓氏为道尔，父亲名为约翰，他的朋友都叫他约柯，是克利尔沃特警察局的一名警官。母亲名叫玛丽亚，是一个用无限的爱和海军陆战队军训教官的效率照管家庭的古巴人。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两年后约柯和玛丽亚·道尔向法院申请收养哈利，认其为子。哈利没有异议，法院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哈利从不了解自己的生父，那只是一个他模模糊糊记得的男人，一个间或进入他母亲的生活、逗留一会儿然后又离去的人。他父母从未结婚，到吉米出生时他的生父就永远消失了。

哈利在道尔家待了十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关心道尔夫妇，但他从不允许自己爱他们，或把他们视为父母。他对他们的感情更多是尊重和感激，因为他们慷慨地给予了他关心与爱护。但哈利·桑托斯·道尔从不信任任何人，在与他们一起居住期间，他不锁上卧室门就从不入睡。

哈利三点半到达皮内拉斯县司法长官办公室，他把他的无标

志警车停放在警方车辆专用车位后，直奔后门，因为从那里可以直接到达他的办公室——位于二楼的命案侦查部。他的工作是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十二点，这意味着如果晚上太忙，他可能需要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但这对他来讲不算什么。他的同事们由于多数有家或有恋人，都尽量避开这个时间上班，但这是他最喜欢的轮班时间，而且，最复杂的谋杀案也经常在这个时间发生。发生在白天以及午夜后的谋杀案，总是像地滚球一样，变成简单的、一眼就能识破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罪犯常常手里仍然拿着凶器，站在犯罪现场。那些案件谁都可以处理，而哈利喜欢的是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案件。对其他命案侦探而言，如果这位死人侦探喜欢更加复杂的案子，喜欢为此投入额外的没有报酬的时间，他们无所谓，因为侦探工作本身已经足够棘手、足够危险了。

自从哈利被派到命案侦查部后，他们就称他为“死人侦探”。哈利做巡警时对自己的过去一直相当低调，但是一来到这个部门，他的秘密立即被泄露出来。侦探们善于记住案件，尤其是那些大案。五年前刚刚二十六岁的哈利被提拔到命案侦查部时，一些年纪大一些的警察仍然记得两兄弟谋杀案。他们还记得，是克利尔沃特警察局的一位名叫约翰·道尔的警官，收养了那个被救活的孩子。由于警察幽默的病态性，哈利的新名字“死人侦探”立即流传开来。

哈利从南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县警察局工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了他养父的影响，因为他养父已经成